

君主制国家：中东当前巨变的赢家？

作者：Anna Sunik, André Bank 与 Thomas Richter

沙特阿拉伯邀请约旦、摩洛哥加入海湾合作理事会，至2013年5月，距邀请发起日，已时隔两年。一如既往，这一提议可被视作一大重要信号，显示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君主专制国家不愿谢幕退场。

解析

2011年起，埃及、也门、利比亚、突尼斯这四个实施共和政体的中东国家里，国家元首纷纷倒台，而巴林、约旦、卡塔尔、科威特、摩洛哥、阿曼、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君主制国家，现安然渡过了“阿拉伯之春”巨变带来的冲击。尽管在这些国家里，大都发生了反政府示威活动，部分示威活动甚至规模颇大，但是中东目前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仍是：摇摇欲坠的共和制国家以及相当稳定的君主制国家之间，横隔着一道沟鸿。

- 当今世界上，唯一值得一提的君主专制国家密集的地区，就是中东，那里汇集了八个君主专制国家。
- 可以从四大相互关联的关键因素出发，解释君主专制这一政权形式之所以能稳定持久的原因，即：传统及宗教所赋予的合法性、稳定的家族统治及促进精英的参与、将物质资源分配给人民、获得不同形式的外界支持。
- 巴林王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国内政治动乱，但这是该地区的特例现象，应归结于该国独特的状况。
- 同共和制国家相比，君主制国家现更好地度过了阿拉伯之春巨变所带来的冲击，因此，要说君主制国家已是政台上的“昨日黄花”，尚为时过早。
- 但是，君主制国家不具有积极的特有发展模式，所以至今为止，君主制国家都未能树立起独具魅力的未来发展模式，未能以此成功吸引其他国家。

关键词：中东、君主制国家、专制政府、阿拉伯之春

中东——世界上君主专制国家的最后堡垒

现在，国王、酋长、还有一位苏丹，作为世袭君主制国家的继承人，统治着中东三分之一以上受国际法承认的国家（也就是21个国家中的8个国家）。这样，当今世界上，一大群君主专制国家能在政治上继续存活的唯一地区，就是中东。这些国家被视为君主专制国家，与欧洲的立宪君主制不同，这些国家的君主们“统治并治理”这些国家（参见：Anderson 2000）。目

哥、阿曼、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这些国家都分布在中东，因此，中东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密集的地区（参见表格1）。

中东如此多的君主制国家延续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没有君主王朝被推翻、没有君主王国为专制共和国所取代。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特别是同非洲、亚洲一样，在脱离殖民地进程中，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关键词：王朝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局面；参见：Huntington 1966），以及冷战时该地

表格1：中东君主专制国家（2013年6月统计）

国家	对本国的命名	君主的名字（执政起始年限）	统治家族
巴林	王国（2002年起改称王国，之前是酋长国）	Hamad bin Isa (1999年)	Al Khalifa (1783年起)
约旦	王国	Abdallah二世 (1999年)	Al Hashemi / 哈希姆王朝 (1923年起)
卡塔尔	Dawla（阿拉伯文，意为国家）	Hamad bin Khalifa (1995年)	Al Thani (1825年起)
科威特	Dawla（阿拉伯文，意为国家）	Sabah al-Ahmad al-Jaber (2006年)	Al Sabah (1718年起)
摩洛哥	王国	Muhammad六世(1999年)	Alaoui (王朝) (17世纪起)
阿曼	苏丹国	Qabus bin Said (1970年)	Al Bu Said (1746年起)
沙特阿拉伯	王国	Abdallah bin Abd al-Aziz (2005年)	Al Saud (1923年起; 早在1744年建立起第一个国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酋长国	Khalifa bin Zayid Al Nahyan (2004年)	Al Nahyan (阿布扎比), Al Maktoum (迪拜), Al Nuaimi (阿治曼 [Ajman]), Al Qassimi (沙迦 [Sharjah]、拉斯海玛 [Ra's al-Khaima]), Al Sharqi (富吉拉 [Fujaira]), Al Mu'alla (乌姆盖万 [Umm al-Qaiwain]) (19世纪起)

表格来源：作者自己统计。

前世界范围内属于君主专制的国家还有：不丹、文莱达鲁萨兰国、斯威士兰、汤加。¹巴林、约旦、卡塔尔、科威特、摩洛

区卷入到地缘战略问题，这些情形导致中东君主王朝中，五个亲近西方的专制王朝倒台，它们是：

- 埃及于1952年,
- 伊拉克于1958年,
- 北也门于1962年,

¹ 其他的国家，如柬埔寨、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摩纳哥、泰国、梵蒂冈，人们对其是否属于君主专制国家有争议，因为要么人们对其君主制政体质疑，要么就是是否应将其划分到专制国家这

一点上，无法达成共识。

- 利比亚于1969年以及
- 伊朗于1979年。

然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东存留下来的君主制国家，都不再发生分崩瓦解。此外，阿拉伯之春背景下，还可以观察到另一发展趋势：与几个共和专制国家相比，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能更好地应对巨变。这方面的事例包括：2011年以来，四个共和制国家元首被推翻，他们是突尼斯的Ben Ali、埃及的Mubarak、利比亚的Gaddafi、也门的Salih；第五位国家元首，也就是叙利亚的Bashar al-Asad总统，试图通过血腥内战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巴林以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再除去约旦以外，2011年以来，君主制阿拉伯国家所经历的混乱，都不曾对其统治造成直接威胁（参见：Yom 与 Gause III 2012）。当代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哪些特质，促成了这种惊人的发展趋势呢？与常见观点相反，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不应单一归结于其独特的“君主制特点”，这种“君主制特点”有时被理解为是其文化所特有的，该特点来自于下述两方面之间所谓的独特关联：一方面是君主王朝，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教、父权制社会或者是自身固有的“君主王朝文化”。²与之相反，人们更应该说，该地区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延续，应理解为下面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传统及宗教所赋予的合法性、稳定的家族统治和促进精英的参与、对人民采取分配制度政策，以及不同形式的外界支持。

统治合法性

中东现存的君主制国家，安然度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反君主制浪潮，除了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以外，这些君主制国家，都是二战结束后以保护者自居的英国殖民势力撤离中东的遗留产品。因此，与之相应，这些王国大都国家独立历史相对短暂。尽管如此，在统治合法性方面，传统及宗教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常常片面地将君主王朝的稳定性，与传统、历史以及（或者）宗教所赋予的更高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观点并不

能真正触及根本。伊朗王室（1979年垮台）、埃及创立者——Muhammad Ali后裔所统治的埃及王朝（1952年垮台）、或者明确表明自己享有宗教赋予的合法性的统治者，如北也门栽德派的伊玛目（1962年垮台）、利比亚的塞努西派国王Idris一世（1969年垮台）或者伊拉克哈希姆家族的Faisal二世（1958年垮台），即使这些王朝统治历史悠久，都在社会革命运动或者军事政变中，纷纷垮台。

然而，传统及宗教这两方面的因素混合在一起，是这些君主王朝至今仍巍然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这两个因素只能与其他影响因素一起被视为有效的因素。比如说，诸多君主国家当前的策略，是从其统治王室发挥过重大历史影响的角度出发，表明其统治合法性。约旦强调，1915年“阿拉伯大起义”中，哈希姆家族发挥了积极作用。摩洛哥指出，现任国王的祖父——Muhammad五世在反对法国殖民力量的独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曼指明，Qabus苏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援引这些历史事件的主要目标，是要将王室统治，与国家及民族创建这一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参见：Anderson 2000）。

几个君主制国家，也主要运用自己与宗教的关联，来奠定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摩洛哥国王将自己渲染成“信徒的君王”；直至今日，约旦王室将自己视作阿拉伯圣城al-Quds（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名称）的守护者，认为自己是默罕默德先知的直系后裔。运用宗教象征来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也许该说是沙特阿拉伯。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1792）创建的清教徒教条诠释，也就是对被视为是极其保守的伊斯兰教汉巴里（Hanbalite）法学派的诠释，是该国的统治意识形态；几乎每次官方报道，人们都不忘提及沙特国王的一个职能头衔，也就是他是伊斯兰的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的守护者”。对阿拉伯半岛上那些较小的君主制国家而言，宗教与君主统治者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就不像对上述国家那么重要了。阿拉伯半岛上那些小型国家的君主，以宗教领域的赞助者身份粉墨登场，比如说通过资助修建清真寺。此外，所有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推行传统形式的程序上的合法性：在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放宽一些，可以说沙特阿拉伯在一定程度上），

² 该方面理论的概述，参见Bank, Richter 与 Sunik (2013: 7) 的文章。

遵守传统阿拉伯基本原则如召开集会（阿拉伯语：*majlis*）、进行咨询（阿拉伯语：*shura*），这让各统治家族赢得认可及尊重（参见：Demmelhuber 2011）。

家族统治及促进精英的参与

对所有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而言，一大关键之处在于要让家族成员或者长期以来存在的部分精英，参与到首脑机关以及国家管理活动中来。从根本上讲，可将这些王国划分为两大模式（参见：Herb 1999; Lucas 2004）：第一个模式，是所谓的“王朝制”君主国家，这些国家里，家族成员直接、紧密地参与到中央政治决策过程中来；第二个模式是所谓的“以君主为轴心”的君主国家，这些国家里的君主是“轴心”（所以称为linchpin），在王室的官僚机构（阿拉伯语：*diwan al-maliki*）的辅助下，君主准备并实施决策，但是，仅仅君主能做出决策。在第二个模式里，王室家族成员并不参与核心决策过程。

所有的“王朝制”君主国家里（阿曼除外），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国家政府、管理部门、军队的核心国家职能。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以及阿联酋这些国家里，国家的总理、外交部长、内政部长以及国防部长，都来自统治家族圈，这类情形在这些国家里可谓是司空见惯。让统治家族成员广泛融入到国家机关及其他重要的决策机构，能保证政治稳定性，因为统治家族作为拥有同等地位、同等身份的团体，有意于维护政权，防止出现有影响力的反对派精英团体（参见：Herb 1999）。如果统治家族的内部成员发起政变（例如1972年、1995年卡塔尔两次发生政变），这也不会让现有政权彻底崩溃，而仅仅会导致高层人员出现变动。

约旦、摩洛哥以及阿曼这类传统的“以君主为轴心”的君主国家，王室家族成员并不参与到真正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来，他们顶多完成具有象征性的任务。国王单独做出决策，充当对立的精英团体、政治机构之间（如议会不同的议院、或者政府各部、军队、情报机构之间）的调解人、仲裁者。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非正规机制，以促进重要的政治精英人士的参与。特别是在危机期间，由相互竞争的团

体轮流执掌国家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比如说，2011年2月到2013年2月之间，约旦国王连换五任总理。摩洛哥促进不同政治、社会团体的参与，其成熟程度，在君主制阿拉伯国家中达到了迄今无与伦比的水平。过去二十年中，摩洛哥发展出了以政治党派选举为基础政府体系，国王在这一体系中，继续享有支配性地位，而且能稳坐钓鱼台，享受不同政治流派争斗的渔人之利。例如，阿拉伯之春情况下，摩洛哥国王加大了对温和派伊斯兰教政党“正义与发展党”（Part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JD）的吸纳（参见：Eibl 2011）。

分配政策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君主统治的成功，都与物质资源的分配密不可分。在海湾地区的“王朝制”君主国家里，组建及扩建以王室内部成员为基础的国家机关，都极大依赖于矿物燃料（石油及天然气）出口所带来的空前高额收入。过去四十年中，这些国家政府发展成“王朝制”食利国。除了供养统治家族自身外，石油及天然气出口所带来的巨大盈利，让这些国家能向广大人民慷慨派发福利国家礼物。例如，海湾君主国家中，本土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为国家工作。所有国家拥有几乎免费的医疗卫生系统，慷慨提供其他支持措施；国家对日常用品提供高额补助。

由苏丹统治的阿曼，富含石油和天然气，所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它作为唯一一个非“王朝制”的君主国家，建立起了可与“王朝制”君主国家相媲美的物质产品分配体系。摩洛哥、约旦这两个国家，也是非“王朝制”君主国家，但它们并不是什么石油王国，尽管如此，它们也拥有以物质资源分配为基础的稳定机制。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分配政策规模，远远低于海湾国家，与海湾诸国向社会所分配的资源相比，这两个国家所分配的资源，不足挂齿。

这些物质资源的分配措施，对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延续，具有何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阿拉伯之春演变进程中表现无疑。所有海湾国家，无一例外地提高了公共事务部门的工资，引入新的补助，或者直接向人们馈赠金钱，摩洛哥和约旦也采取了这类措施（参见：Lucas 与 Richter

2012)。例如，2011年初，科威特向每个国家公民派送了金钱，个人获得的金钱换算成欧元，高达两千五百欧元。³ 埃及前总统Husni Mubarak倒台后，仅仅过了一个月，沙特阿拉伯就将三百七十亿美金分给了本国人民，此外，沙特阿拉伯宣布为摩洛哥、约旦、巴林和阿曼这些较穷的君主制国家提供经济支持。⁴

外界支持

外界行动力量提供的政治及经济支持，对这八个中东专制君主国家的延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有的君主国家都是西方国家的重要盟国，许多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的战略性盟国。摩洛哥和约旦这两个君主制穷国，享受着这种身份所带来的好处，获得发展、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而资源丰富的海湾君主国家，也享受着外交及安全政治方面的支持——现今情况下，他们在大西洋国家武器市场，享有购买武器方面的优先权。前任埃及总统Husni Mubarak，在过去数十年里曾是美国密切的同盟，但是2011年2月，华盛顿袖手旁观，坐视他倒台，与之相反，直至今日，君主制国家获得了西方源源不断的支持。摩洛哥、约旦、阿曼具有地缘战略地位，因此它们是西方重要的盟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所需要的能源，一半以上来自于海湾国家、尤其是作为海湾国家之首的沙特阿拉伯所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此外，在抑制伊朗区域政治争霸方面（过去则是抑制伊拉克的争霸企图），这些国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数目众多的军事基地，英、法、美军队驻扎该地区，这尤其显示出了海湾国家的战略意义。

阿拉伯君主专制国家，对政治反对派的活动以及抗议活动，采取高压抑制手段、镇压措施，而西方对此所持的态度，可以说是批判意味较为微弱的，这从另一层面显示出了西方对于这些君主国家的支持。2011年2月，埃及前总统Husni

Mubarak对本国部分人民采取了暴力措施，受到西方的口诛笔伐，叙利亚总统Bashar al-Asad也对本国部分人民进行暴力镇压，直至今日，他仍受到了西方的大力抨击；利比亚的Gaddafi前政府采取暴力镇压，导致北约对此采取军事干预措施。然而，君主制国家采取暴力行动，西方目前对此却没有提出质疑。无论是巴林王国暴力镇压大型抗议活动，还是沙特阿拉伯军队2011年3月开进巴林国土，西方对此都未曾明确提出批评。沙特阿拉伯东部行省的抗议活动一再死灰复燃，沙特阿拉伯对此采取暴力镇压，而欧洲及美国政界，目前对此不予关注。⁵

摩洛哥和约旦收到加入海湾合作理事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的邀请，最晚在这一时刻，人们注意到了专制君主国家所获得的外界支持的第三层面。2011年5月，人们首次发出邀请，2011年12月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召开的海湾合作理事会年度峰会上，人们再次重申了这一邀请，可以说，这些信号都表明，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准备不计一切代价，维持君主王朝统治现状（参见：Richter 2011）。虽然邀请发出后，至今还无法观察到什么具体的政治成果，但是自那以后，尤其是约旦能定期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小型海湾国家那里获得新的援助资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小型海湾国家承诺，五年以内向约旦哈希姆王国提供五十亿美金的财政资助。

巴林君主王朝是否（已）摇摇欲坠？

阿拉伯之春进程中，除了卡塔尔酋长国以及阿联酋以外，所有的君主阿拉伯国家都一再卷入到社会及政治抗议浪潮中。2011年，摩洛哥和约旦一再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科威特政府及部分反对派之间长期潜在的危机，重新爆发，虽然如此，它们所面临的矛盾，其严重程度都赶不上巴林。过去三年里，所有君主制阿拉伯国家中，只有海湾地区的这一小型王国——巴林，

3 参见网址：<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1/27/us-kuwait-politics-loans-idUSBRE90Q0AS20130127> (查阅日期：2013年5月5日)。

4 参见网址：<<http://knowledgetoday.wharton.upenn.edu/2011/09/to-stave-off-arab-spring-revolts-saudi-arabia-and-fellow-gulf-countries-spend-150-billion/>> (查阅日期：2013年5月6日)。

5 在该地区这一层面，人们也提供极其类似的间接支持。比如说，阿拉伯语地区最受欢迎的电视台——半岛电视台，与卡塔尔酋长家族关系密切，无论是在巴林，还是在沙特阿拉伯东部行省发生了抗议活动，半岛电视台对此几乎是缄口不提。

爆发了严重的大型反政府抗议活动⁶，国家安全机构采取了大规模镇压活动，才成功压制了这些抗议活动。2011年3月14日，海湾合作理事会的武装部队，也就是半岛防卫军的部分力量（实际上基本都是沙特阿拉伯的军队），受到巴林王室的请求，开过Fahd国王高速公路，开进巴林，在这些军队的帮助下，巴林成功暴力镇压了抗议活动；这一事实清晰表明，对巴林政府而言，实际局势危险到了何种程度。

巴林王国暴力矛盾的发展，要归结于一系列特殊因素的影响：首先，巴林社会中存在着宗教及种族方面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在海湾地区、甚至在整个中东地区，都是独特现象：原本是贝都因人的逊尼派成员，18世纪来到巴林，这一小撮逊尼派人统治着长久以来在巴林岛屿上居住的什叶派原著居民，而什叶派占据人口的大部分。这一基本格局，就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两个群体之间冲突不断，甚至部分出现暴力冲突。上一次持续较长的冲突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起义；Hamad Bin Isa于1999年3月上台执政，而且2001年2月全民公投，颁布了巴林民族行动宪章（National Action Charter），这样才暂时结束了这一时期。但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情况再度激化，其原因是什叶派的绝大多数认为，自二十一世纪初起，他们不光政治上受到歧视，经济上也益发受到不公平待遇。造成这一发展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石油出口收入减少，巴林沦为海湾君主制国家中唯一一个财政赤字上涨的国家，无法再让福利国家的福利措施，满足人们上涨的需求。巴林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以此推行团结政策，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优惠政策已有所缩减，所以仅能满足占据人口小部分的逊尼派成员的需要，而无法像其他小型海湾君主国家那样，让优惠政策发挥稳定作用。恰恰相反，这些政策放大并清晰显示出两大群体的鸿沟，因此，这些政策甚至锐化矛盾。由于外来的王室，并不具有与整个社会的认同感，过去常用的统治合法性战略，在此无法发挥出所必需的凝聚力。

突尼斯、埃及爆发的事件，让巴林的反对运动政治化倾向加强，巴林民族行动

宪章十周年之际（即2011年2月14日），巴林爆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浪潮，巴林政府使用暴力手段，才镇压了抗议活动。西方对此不展开批评，君主制的邻国进行积极干预，这样，巴林的镇压策略才获得成功。

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昨日黄花抑或未来模式？

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这八个专制君主国家表现出的持久稳定性，乍一看让人感到吃惊，但可以从四个因素的交互影响方面进行解释。与其说由于它们是君主制国家，所以才保持稳定，还不如说是传统或宗教为基础的统治合法性、有效促进精英力量的参与以及家族统治、慷慨的分配制度、西方以及该地区自身提供的支持，让它们保持稳定，这四个因素，正是专制君主国家成功实现稳定的关键之所在。像巴林王国那样使用高压暴力，这仅是最后关头才选择的行动方法，是维护君主统治的最后手段。仅从这四方面中选出一个方面，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东的君主制国家能存活下来。这四个因素组合到一起，正是这种特殊的组合，既是海湾地区“王朝制”君主国家的独特之处，亦是约旦、摩洛哥、阿曼这些以非王朝制的、“以君主为轴心”的王国独到之处，让这八个专制政府不会沦为中东政坛的昨日黄花。

这样，就能声称君主制王朝现已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的未来发展模式吗？也有人预测，说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很快会崩溃倒塌（参见：Davidson 2012），但恰恰在卡塔尔、阿联酋，还有阿曼这类较小的君主国家，可以看到发展方面结出了可观的累累硕果。⁷ 每过一段时间，约旦、科威特的抗议活动就会死灰复燃，巴林的对峙情形几乎未曾减弱，这都证明了，君主制王国，难以融合社会各个方面，以应对社会各个方面提出的社会、政治要求。迄今为止，没有哪个中东君主国家找到一个独立、积极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应让各方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实现种族、宗教、社会、政治的多样性，此外，这一模式甚至还能对其他国家散发出吸引力。由于埃及、利比亚、叙利亚这些共和国爆发的革命，引人借鉴，让人望而生却，现在的时

⁶ 据媒体报道，巴林五分之一以内的人民，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参见网址：<www.nytimes.com/2011/02/26/world/middleeast/26bahrain.html?_r=2&>，查阅日期：2013年4月14日）。

⁷ 参见卡塔尔典型性情况，Borszik (2013)。

代精神看来是更亲睐君主制（参见：Herb 2012），但是，现在就断言君主制在未来是否也有前景，尚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 Anderson, Lisa (2000), *Dynasts and Nationalists: Why Monarchies Survive* (君主与国家主义者：为何君主制国家能存活下去), in: Joseph Kostiner (编辑), *Middle East Monarchies.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53–70.
- Bank, André, Thomas Richter, 与 Anna Sunik (2013), *Long-Term Monarchical Survival in the Middle East: A Configurational Comparison, 1945–2012* (中东君主制国家长期存活：结构性比较 (1945–2012年)), GIGA Working Papers, 215, 网址: <www.giga-hamburg.de/workingpapers> (2013年4月14日).
- Borszik, Oliver (2013), *Ambivalente Erfahrungen mit der „Gestaltungsmacht“ Katar* (卡塔尔这一“具有构建力的新型国家”的矛盾经验), GIGA Focus Nahost, 3,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2013年4月14日).
- Davidson, Christopher M. (2012), *After the Sheikhs: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Gulf Monarchies* (酋长之后：海湾君主国家面临崩溃), London: Hurst.
- Demmelhuber, Thomas (2011),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Gulf Monarchies. Making Family Dynasties Ready for the 21st Century* (海湾君主国家的政治改革。让家族王朝为二十一世纪作好准备), in: *Orient*, 52, 1.
- Eibl, Ferdinand (2011), *Parlamentswahlen in Marokko: Ende oder Anfang eines „marokkanischen Frühlings“?* (摩洛哥的议会大选：“摩洛哥之春”的终结或开端?), GIGA Focus Nahost, 1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2013年4月14日).
- Herb, Michael (2012), *Monarchism Matters* (君主制主义关系重大), 网址: <http://mideas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11/26/monarchism_matters> (2013年2月12日).
- Herb, Michael (1999), *All in the Family: Absolutism, Revolution,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ern Monarchies* (一切都在家族之中：中东君主制国家的绝对主义、革命、民主),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6),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Monarchies* (传统君主制国家政治现代化), in: *Daedalus*, 95, 3, 763–788.
- Lucas, Russell E. (2004), *Monarchical Authoritarianism: Surviv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a Middle Eastern Regime Type* (君主专制主义：中东政府中的一类政府存活以及自由主义化),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36, 1, 103–119.
- Lucas, Viola, 与 Thomas Richter (2012), *Arbeitsmarktpolitik am Golf: Herrschaftssicherung nach dem „Arabischen Frühling“* (海湾地区劳动市场政策：“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维持统治), GIGA Focus Nahost, 12,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2013年2月12日).
- Richter, Thomas (2011), *30 Jahr Golfkooperationsrat: Schützt Mitgliedschaft vor Revolution?* (海湾合作理事会30年：保护成员国免遭革命威胁?), GIGA Focus Nahost, 5,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2013年2月12日).
- Yom, Sean L., 与 F. Gregory Gause III (2012), *Resilient Royals: How Arab Monarchies Hang On* (适应力强的王室：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如何存活下去),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23, 4, 74–88.

■ 作者简介

Anna Sunik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中东研究员。

邮件地址: <anna.sunik@giga-hamburg.de>, 网址: <<http://staff.en.giga-hamburg.de/sunik>>。

André Bank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中东研究员。

邮件地址: <andre.bank@giga-hamburg.de>, 网址: <<http://staff.en.giga-hamburg.de/bank>>。

Thomas Richter博士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中东研究员。

邮件地址: <thomas.richter@giga-hamburg.de>, 网址: <<http://staff.en.giga-hamburg.de/richter>>。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 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一号科研重点中, “非民主性政府的持久性及变化”科研小组, 对专制统治动态发展进行比较分析。该科研重点的研究项目, 也包括Fritz-Thyssen基金会资助的科研项目——“中东君主制国家: 对1945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延续以及崩溃进行结构性比较”。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 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Bank, André, 与 Thomas Richter (2013), *Autoritäre Monarchien im Nahen Osten: Bedingungen für Überleben und Zusammenbruch seit 1945* (中东专制君主国家: 1945年以来存活及崩溃的发生条件),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Sonderheft Nr. 47 „Autokratien im Vergleich“*, 384–417.

Bank, André, Thomas Richter, 与 Anna Sunik (2013), *Long-Term Monarchical Survival in the Middle East: A Configurational Comparison, 1945-2012* (中东君主制国家长期存活: 结构性比较 (1945-2012年)), GIGA Working Papers, 215, 网址: <www.giga-hamburg.de/workingpapers>.

Borszik, Oliver (2013), *Ambivalente Erfahrungen mit der „Gestaltungsmacht“ Katar* (卡塔尔这一“具有构建力的新型国家”的矛盾经验), GIGA Focus Nahost, 3,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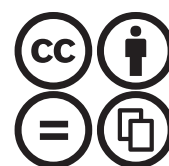
Eibl, Ferdinand (2011), *Parlamentswahlen in Marokko: Ende oder Anfang eines „marokkanischen Frühlings“?* (摩洛哥的议会大选: “摩洛哥之春”的终结或开端?), GIGA Focus Nahost, 1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Lucas, Viola, 与 Thomas Richter (2012), *Arbeitsmarktpolitik am Golf: Herrschaftssicherung nach dem „Arabischen Frühling“* (海湾地区劳动市场政策: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维持统治), GIGA Focus Nahost, 12,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Richter, Thomas (2011), *30 Jahr Golfkooperationsrat: Schützt Mitgliedschaft vor Revolution?* (海湾合作理事会30年: 保护成员国免遭革命威胁?), GIGA Focus Nahost, 5, 网址: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nahost>.



GIGA《焦点》刊物, 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 链接为 <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 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 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 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 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 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 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 出版《焦点》系列刊物。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 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 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 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 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 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 不承担责任。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 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 Robert Kappel; 杂志系列总负责: Hanspeter Mattes, Stephan Rosiny

翻译: 曹娟 (Cao Juan); 审校及排版: 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 <giga-focus@giga-hamburg.de>; 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出版说明

G I G A Focu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